

目

次 (第六集)

第二十一回

娥眉善妒須揮劍
舊侶重逢作解鈴

三

第二十二回

同仇敵愾前嫌釋
報怨懲兇怪俠來

三三

第二十三回

虎鬥龍爭駭衆目
萍因絮果感雙心

五五

第二十四回

欲收鵲蚌相爭利
不怕熊羆氣自豪

八五



展伯承大叫道：「你們別打啦！」



第二十一回

娥眉善妒須揮劍 舊侶重逢作解鈴

空空兒越想越氣，站出船頭罵道：「沙鐵山你這鬼崽子來呀！來把這條船也弄沉吧！哼，哼，你弄不死我，我可要抽你的筋，剝你的皮！」

沙鐵山當然知道自己的「座船」，他這條「座船」比空空兒那條小船大不止十倍，整條船都是用堅實的上等木料造的，船底有七寸多厚。要想在水底下把它鑿穿，談何容易？而且這條大船又正是在水流湍急之處，他個雖然精通水性，也不能在漩渦之中潛伏的。

空空兒手段的狠辣，在江湖上是早已出名的了，沙鐵山聽得空空兒要抽他的筋，剝他的皮，嚇得心驚胆戰。此時遠處江面又現出幾隻帆船的影子，沙鐵山只恐是和他作對的另一幫水寇，心裏想道：「趁空空兒現在被困船上，我還是趁早上岸溜了吧。」他怕這幾隻帆船來到，一把空空兒接了上岸，那時就連逃命只怕也來不及了。

沙鐵山、仇敖、鮑泰等人上了岸，岸上有那批先過了江的他們的幫衆，沙鐵山要了

一匹坐騎，說道：「大伙兒快跑，若給空空兒追上岸來，咱們都不得了！」身爲幫主的沙鐵山都這麼害怕，他的手下當然更不用說了，霎那間跑得乾乾淨淨。

空空兒恨恨說道：「好，看你跑得多遠，上了岸我一個個和你算賬！」這時江面颳起了風，波浪更大，連這條大船都搖擺不定。空空兒自滿腔怒火，却無本領駕船上岸。

空空兒原來那條小船已經沉沒，那舟子抱了一塊木板游來，爬上了這條大船，立即在腰間解下一個海螺角，嗚嗚的吹了起來。

空空兒道：「哦，你是在招喚那幾隻帆船嗎？你是那一幫的，幫主何人？」空空兒是江湖上的大行家，一見他的這番舉動，早已知他是幫會中人。

那舟子屈了半膝說道：「小的隸屬揚州海河幫，幫主周同。今日有幸接得你老人家的大駕，不知你老人家能否抽個空到揚州一遊，讓敝幫上下也得一瞻大俠的丰采。」

空空兒最怕別人客套，便將這舟子扶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剛才爲我盡力划船，我還未曾多謝你呢。周幫主我也是早已聞名了的，將來我自會去拜訪他。」

南春雷道：「有一位叫南夏雷的人是否在你們那兒？」那舟子道：「南大俠正是在我們那兒。兩個月前我們劫朝廷漕運，就是多虧南大俠幫的大忙。你是——」南春雷說

道：「我是他的弟弟。」

舟子笑道：「啊，這真是巧遇了。你們去找哥哥，我正可以給你們帶路。這位展少俠也是往揚州的吧？相請不如偶遇，請展少俠務必賞光，今晚同赴敝幫的接風宴。」這舟子從南春雷剛才的說話中已經知道展伯承的來歷，心中極是高興，暗自想道：「這姓展的年紀雖輕，也是一把好手。他與寶元有殺父之仇，一定非幫忙我們不可。」

展伯承道：「我正是想去拜會貴幫主與南大哥。」其實展伯承的真正目的是去找南夏雷，好打聽劉芒和他「齡姐」的消息，但南夏雷既是在周同那兒，他當然也是要去拜會周同的了。

舟子道：「這條船是沙鐵山的座船，三位怎的會搭上這條船的？」展伯承道：「我們上了這條船，才知道他是沙鐵山。」舟子哈哈笑道：「你們三位年少英雄，胆子可真是不小啊！」

空空兒道：「你的胆子也很不小啊，今日我找了幾隻渡船，他們都不敢渡我過江，問他們是甚麼原因，他們也不敢說。如今我才知道，敢情是沙鐵山今日渡江，早已下了封船令了。只有你敢渡過，你不怕得罪沙鐵山，給你們幫中惹上麻煩麼？」

舟子笑道：「沙鐵山本來就是和我們海河幫作對的。起初是我們勢力比他大，如今

他和鐵牌手寶元合伙，我們可就有點敵不過他啦。真人面前不說假話，你老人家生得異相，小的雖然不敢請顯你老姓名，也已知道你老人家是誰啦！」

空空兒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正是恨不得我和沙鐵山打上一架的。話說回來，沙鐵山這小子實在不是東西，這個忙我是一定要幫你們的。」

展伯慶是又驚又喜，做本來只是想勸揚州打羅船的一「齡姐」下落，想不到他的殺父仇人也在江南，說不定就可以在揚州碰上。

說話之間，那幾隻帆船已到，果然是海狗幫的。這房子是幫中的小頭目，命令那幾隻帆船的水手都上了這條大船，把這條大船撐出急流，穩穩的向對岸駛去。

空空兒與展伯承的父母都頗有淵源，但却沒有到他家，展伯承與他是初次相見。那舟子走去把舵之後，展伯承上前與空空兒重新見過小輩拜見長輩之禮。

空空兒道：「你家的事情我已經知道了。展賢姪，聽說你在幾個月前曾與鐵錚鐵凝兩兄妹經過魏博，和魏博牙兵打了一仗，是麼？」展伯承道：「不錯。原來這件事空空前輩也知道了。」空空兒「唔」了一聲道：「我向你打聽一個人，你們在魏博可曾見過一個名叫華宗岱的人？」

展伯承道：「我們正是幸虧碰上了這位華老前輩，得他幫忙不少。對啦，華老前輩

還曾向我們提起你老人家的名字，說是很想和你老人家一見呢。」空空兒淡淡說道：「是麼？你可知道他現在那兒？」展伯承道：「我和鐵凝離開魏博的時候，鐵錚因為受了點傷，他們父女留在魏博照料鐵錚。這是三個月前的事情，現在他們是否還在魏博，我就不再知道了。」

南氏兄妹聽展伯承說及鐵錚，十分注意，南霁雲立時問道：「怎麼鐵錚受了傷了？這位華老前輩是甚麼人，我好像沒聽說過鐵家有這樣一位親友，怎的他却會來照料鐵錚？」南秋雷則問道：「哦，這位華老前輩還有個女兒麼，多大年紀，漂不漂亮？」原來南鐵兩家，交情極厚，南秋雷的母親會有意把女兒許配與鐵錚的。只因兩人年紀還小，而鐵錚那時也還在空空兒門下學藝，未曾出師，是以尚未正式提出婚嫁之議。但兩家都有此意圖，空雲兒身為鐵錚師父，却是知道了的。

展伯承却是一點也不知道，心想：「女孩兒家總是喜歡打聽別家的姑娘漂不漂亮，凝妹如此，這位魏姑娘也是如此。」當下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位華姑娘和你倒是一般年紀，也和你一般漂亮。」南秋雷面紅過耳，好像着惱的樣子說道：「展大哥，你怎麼扯到我的頭上來了，我怎能比得上人家？」展伯承與南秋雷畢竟是相識未久，給她一說，很是不好意思，心道：「原來這位姑娘是不能說笑的。我讚她漂亮，她却反而惱」

我，這真是從何說起？」

空空兒笑道：「南姪女，你不用着惱，我這個徒弟，我會管他的。鐵錚和華家父女是怎麼逼上的，展賢姪，你說來聽聽。」

南秋書面上紅得更厲害了，她一頓足，扭轉了頭，說道：「我何曾着惱了，空空伯伯，你甭不管你的徒弟，關我甚麼事？」空空兒笑道：「好，你現在罵我，只怕你將來要求我呢。」

展伯承莫名其妙，但空空兒既然命他報告在魏博的經過，他只好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。最後說道：「這位華老前輩與我們雖然非親非故，人倒是很熱心的。段叔叔會到他們父女臨時的居處探過鐵錚，聽說他們對鐵錚照料得十分週到呢。空空前輩，你和華老前輩是老朋友吧？他也許是着在你的份上，才對鐵錚特別照顧的。」

空空兒灑聲說道：「唔，不錯，我和華宗岱也算得是老朋友了。」臉上雖帶笑容，說得却是很不自然。

原來空空兒是一個十分好勝的人，許久以前，他已經想與華宗岱一較高下的了。自從他知道了華宗岱少年時候，曾經追求過他的妻子之後，更添了幾分妒意，立心非把華宗岱折辱一次不可。

他聽得華宗岱曾在魏博出現的消息之後，曾經到過魏博查訪華宗岱的下落，但却沒有找着。他猜想華宗岱這次重履中原，一定是想會一會中原豪傑。中原豪傑當然是以鐵摩勒爲首，但鐵摩勒在伏牛山的山寨已被官軍攻破，鐵摩勒轉移到甚麼地方，在江湖上還是一個秘密，連空空兒都不知道的，料想華宗岱即使要去找鐵摩勒，也必須過一些時候，等待鐵摩勒安營立寨，重樹旗幟之時。

另一處最可能會見中原豪傑的地方就是揚州了。揚州的周舵主兩個月前因要劫奪朝廷漕運，邀請了長江南北、甚至遠及幽燕的許多豪傑前來相助，劫了漕運之後，又因竇元這一幫人要與周同在江南爭霸，周同邀來的幫手固然十九未散，而竇元也邀來了許多三山五嶽的好漢。江南的武林正醞釀着巨大的風暴。空空兒本來就是個愛管閒事的人，因此特地趕來揚州，希望在揚州能夠碰上華宗岱，即使見不着華宗岱，也可以趕上這場熱鬧。

如今他從展伯承口中聽到了華宗岱的消息，不覺又担了一重心事，暗自想道：「倘若我的徒弟當真是愛上了華宗岱的女兒，這可令我爲難了。我與南霽雲是生死如一的情，我又知道了南夫人有把女兒許配與鐵錚之意，我怎能不成全她這件好事？」又再想道：「聽展伯承所說，華宗岱倒也有幾分俠氣，他救了鐵錚，不管是何用心，對我也總

是有點情義。好吧，我只與他比試一場，最好能把牠嚇跑就算，却也不必令他太難堪了。」

展伯承與南氏兄妹根本不知道空空兒與華宗岱之間有這麼一段恩怨，聽他說與華宗岱是「老朋友」，但臉上現出的却又似是不悅的神情，都是不覺暗暗納罕。

說話之間，大船已離泊岸，衆人都上了岸，空空兒道：「好，我現在要去追沙鐵山這小子算帳了。秋雷，你這小子頭不必煩惱，一切都有着你的空空伯伯呢！」

沙鐵山這幫人已走了半個時辰，一路上留有馬蹄痕跡，空空兒展開絕頂輕功，跟着蹄印追去，轉眼間沒了蹤跡。充當舟子的那個海河幫頭目說道：「空空大俠真是當世奇人，但願他把沙鐵山手到擒來，斬斷寶元的一條臂膊！」

南春雷笑道：「三妹，空空伯伯對你倒是特別關心呢。」

南秋雷杏面飛霞，說道：「空空伯伯雖然武功絕世，說話却是瘋瘋癲癲的，莫名其妙。」她是要在展伯承面前，掩飾她的窘態。

她這麼一說，展伯承心裏倒是明白了幾分。但他這時正是心中有事，一方面他是記掛着他的「齡姐」，一方面他又要準備碰上他的殺父仇人，也就無心去管南秋雷的閒事了。

上岸之後，海河幫的那個小頭目找來了三匹坐騎，給他自己和南氏兄妹乘坐。這三匹坐騎雖然比不上展伯承那匹駿馬，却也頗是不凡。他們一路馬不停蹄，估計在天黑之前，可以趕到揚州。

展伯承記掛着褚葆齡之事，跑了一程，忍不住問那小頭目道：「聽說昨日發生一件奇事，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子打傷了沙鐵山的一個得力手下，你可知道這件事麼？」

那小頭目道：「知道。我們幫中還有人曾經目擊呢。」展伯承道：「這女子是甚麼樣的一個人？」

那小頭目笑道：「這女子姓甚名誰，我們不知。但却知道她是二十歲左右年紀，穿着一身紅色的衣裳，騎着一匹棗紅色的健馬的。展公子，你問起這個女子，敢情你知道她？」

展伯承道：「昨日我在那竹棚避雨，聽得沙鐵山的手下說起這件事情，據說他們是想搶她那匹馬才打起來的。江湖上有本領的年輕女子不多，所以我問你一問。」

南秋雷道：「這也不見得。鐵凝的年紀不是更小嗎，要是她在這兒，未必就會輸給那個女子。嘿，嘿，打傷沙鐵山一個手下又有何難？」

展伯承道：「南姑娘請恕我不會說話。我的意思並非是說女子比不上男子，南姑娘

你的本領就是江湖上許多豪傑比不上的。不過我見聞有限，對有本領的年輕女子却是知道不多，所以忍不住好奇要問一問了。」

南春雷笑道：「三妹，人家稱讚了你，這你可該舒服了吧？」展伯承心裏想道：「這個南姑娘誇讚凝妹，她和凝妹倒也是一樣的好勝。」

那小頭目也笑道：「我沒有見過那紅衣女子，不過聽說她的刀法非常狠辣，給她砍傷的那個人是沙鐵山手下坐第四把交椅的頭目，不過一個照面就給她砍了兩刀。這女子一身紅衣，騎着紅馬，倒是和她的那個火辣辣的脾氣很配合呢。」

展伯承雖然沒有問出甚麼，但聽這小頭目所描述的這個「紅衣女子」却顯然不是他的「齡姐」了。

展伯承心裏想道：「褚家並沒有紫紅色的馬，齡姐也並非特別喜歡紅色，我就從未見她着過紅色的衣裳。而且他們所說的這個紅衣女子，年紀也似乎要比齡姐大些。」他斷定這個「紅衣女子」多半不是褚葆齡，心裏很是失望。

這小頭目接着說道：「據報這紅衣女子，昨日也是向揚州去的。說不定我們今晚回到總舵之後，可以打聽到她的消息。」

展伯承心想：「既是一個不相干的人，知不知道也都罷了。」想到千里追蹤，到頭

來伴的「斷姐」仍是杳無音訊；又因南秋雷的說話而想起鐵凝，「鐵凝此刻不知是否也在掛念着我？」舊侶難尋，新知遠隔，思念及此，不覺悵悵惘惘。

又走了一程，忽見前面一騎快馬疾馳而來，那小頭目「咦」了一聲說道：「剛說曹操，曹操便到。這個女子一定就是打傷沙鐵山手下的那個女子了。」原來騎在馬背上的，是個妙齡女郎，一身紅色衣裳，坐騎也正是棗紅色的駿馬。

南秋雷道：「她這匹棗紅馬果然神駿不凡，恐怕比得上展大哥這匹白龍駒呢。怪不得沙鐵山的手下要搶她的坐騎。」

轉眼間，那紅衣女子已是越來越近，人和馬都看得很清楚了。展伯承抬頭一看，吃了一驚，心道：「原來是她。我怎麼沒有想到？」

原來這個紅衣女子不是別人，正是去年在盤龍谷劉芒家中與展伯承曾經打過一架的那個龍成芳。

龍成芳看見了展伯承，「哼」了一聲，「刷」的虛打一鞭，那匹棗紅馬便從他們中間衝了過去。這一鞭幾乎打着展伯承，南秋雷是騎着馬跟着展伯承的，也幾乎給鞭梢碰着。南秋雷大怒，一鞭就打過去。但那紅衣女子的馬快，早已跑過去了。

南春雷道：「這女子好橫，也不喝聲，就橫衝直闖，敢情她是把我們當作沙鐵

山的手下了？」南秋雷道：「可惜我那一鞭沒有打着她。我倒想看看她是怎麼了得？」南春雷笑道：「展大哥都沒發脾氣呢，你又何必動怒？」南春雷已看出紅衣女子的那股驍勁是衝着展伯承發的。

展伯承在這瞬間轉了幾個念頭，想道：「儘管她對我敵意未消，但他總是劉芒的朋友，我應該告訴她趨吉避凶。」此時那紅衣女子已把他們遠遠拋開後面，展伯承忽地輟轉馬頭，南秋雷怔了一怔，道：「展大哥，你幹甚麼？」展伯承道：「我去和她說幾句話！」他怕追不上龍成芳，已是無暇與南氏兄妹細說了。

展伯承的白龍駒比那匹棗紅馬跑得更快，一口氣跑出了十多里路，終於追上了龍成芳。

龍成芳「霍」的勒住馬頭，怒目而視，厲聲說道：「你追我做甚麼，是不是要和我再打一架？」

展伯承也不禁給她激起了一點火氣，但他還是强行抑制下來，說道：「龍姑娘，你別誤會，我只是想來告訴你一件事情。」

龍成芳似乎有點感到意外，冷冷說道：「甚麼事情？」

展伯承道：「你是不是打傷了沙嶺山一個手下？」

龍成芳道：「不錯，我昨日是會打傷一個強盜，却不知他甚麼銅山鐵山，你待怎麼樣？」

展伯承道：「龍姑娘，你心平氣和一點好不好？你以為我是他們一伙嗎，我是來給你報訊的！」

龍成芳也知道展伯承決不會是那些強盜的同伙，有點不好意思，神色便好了一些，說道：「報甚麼訊？」

展伯承道：「沙鐵山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情，他是江南一霸，恐怕會向你尋仇。」

龍成芳道：「哦，我倒是一片好心，多謝你了。幸好用不着你替我擔心。」

展伯承道：「龍姑娘，我知道你武藝高強，可是這沙鐵山也委實不可輕敵，我是曾經和他交過手的，他的七步追魂掌很是厲害，說老實話，倘若單打獨鬥我是打不過他的。」展伯承去年在劉芒家中與龍成芳交手，結果是不相上下。他說這話的意思，即是暗示給龍成芳知道，沙鐵山的武功在她之上。

龍成芳哼了一聲，意殊不屑。展伯承又再說道：「依我之見，要嘛你就趁早離開江南，免得和沙鐵山那幫人碰上。」

龍成芳冷笑道：「你倒很會替別人出主意呀。要是我不願意離開呢？」

展伯承忍受她的譏笑，說道：「我不知道你有甚麼緊要的事情必須留在江南，但你若要留在江南的話，我想冒昧代周舵主請你，南夏雷在他那兒，你是認識的。你若是住在他們那個地方，沙鐵山就決不敢來惹你了。」

龍成芳柳眉一豎，說道：「你倒真是熱心，居然想到要請南夏雷來保護我了。對不住，我不領情。嘿，你怕沙鐵山是你的事，我龍成芳豈能讓他嚇跑？」

展伯承尷尬之極，驚着一肚子氣說道：「好，那就算我多管閒事了。告辭！」龍成芳忽地叫道：「且慢！」

展伯承滿肚皮沒好氣，勒住馬道：「龍姑娘有何指教？」

龍成芳笑道：「我雖然不領你的情，你的好意我還是感激的。咱們去年打過一架，今又承你把我當作朋友看待，可是我還未曾通名呢。他們叫你展大哥，你是姓展的嗎。」

展伯承聽得她好言相向，胸中之氣平了好些，說道：「龍姑娘的芳名我已經聽得南大俠說過了。我是姓展，賤名『伯承』二字，叔伯的伯，承繼的承。」

龍成芳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那日在劉芒家中，你說褚葆齡是你姐姐，我還以為你真的是她弟弟呢。原來只是異姓姐弟。」